

「美国」迈克尔·维弗尔 著
杨晓蓉 于群 李霞 译

DECEPTIONS

骗局

当代外国流于卜说名人书

译林出版社



骗局

DECEPTIONS

[美国]迈克尔·维弗尔 著 杨晓蓉 于群 李霞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本社
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骗 局
Deceptions
作 者 [美国]迈克尔·维弗尔
Michael Weaver
译 者 杨晓荣 李霞 于群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USA Inc.,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地址:中央路 1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406 千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41—7/I·432
定 价 19.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杨晓荣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无疑具有通俗小说一般都会具备的各种商业要素,而且似乎更具有20世纪的美国特色,就是再一次拿政府高层人士“开涮”,而且再一次“涮”到了总统头上。原作的语言明快流畅,情节紧凑曲折,读起来真是欲罢不能。然而这又不是一本看完以后就可以轻易忘掉的书。作为译者,原书在手,不能一目十行地翻过拉倒,必须老老实实、一字一句地去体会,有时甚至需要设身处地乃至感同身受才能译出原味,于是和一般读者相比,就少了几分看闲书的轻松与猎奇,多了几分沉着与深思。人说文学翻译是甘苦自知的事,一些解不开说不明处,遍寻答案不得,出版社又容不得你“旬月踟蹰”,其苦也多,然而其乐也是多多。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至动人处,译者竟然也是眼热鼻酸,几乎不能走笔,而译至景色优美、意境高远处,恰如雕者于一锤一凿之下去除屏蔽,将石内原本就有的鲜活生命呼唤出来、展示于人一样,心中亦是无限欣喜,译完后仍回味不已,在文字敲开的那个世界里流连忘返。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笔者并非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提不出什么高深的见解,也愿以井底之得向读者推介此书,或许打动了译者的地方,多少也能打动读者,至少能对美国社会或美国人调侃之下的美国社会有所了解。

作为通俗小说,本书对人性的剖析还是有些深度的。搅起书中这场旋风者,那个亨利·德宁,以不断增加牺牲者为自己的生命“增值”,却也不时拷问自己的灵魂为何堕落至此,连他为自己亲手

DKS9/26

杀害的朋友所流的眼泪也是真诚的，那真诚竟使黑手党的教父也为之惊诧不已，于是我们看到了魔鬼与天使共生于其中的人性在社会环境的滋养下向地狱之滑落的“心路历程”。

或许与作者的本意相悖，对书中倾泻了不少笔墨着意描绘的另一个人物玛丽·詹·杨，笔者只觉得那是一个怪胎。在作者笔下，她美色逼人，充满了异国风味，而且坚强勇敢，还心地坦诚。当然，她讲究实际，没有廉耻，但作者说那是社会逼的，她不过是在求生存而已。然而总让人觉得不对劲，心里为那千千万万以自己的勤劳在美国求学求生的亚洲人叫屈。这个形象还让人想起电影《末代皇帝》里的清宫人物，似乎有一种并非原装的古怪荒诞。也许这就是他们眼中的东方人：神秘、怪异，尽管“美”。书中玛丽也有一套生活哲学，听起来头头是道，用以解释其所作所为，但还是让人十分吃惊，暗自怀疑像这样丑恶的灵魂，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幸福未来可言，于是着实为忠厚的贾恩尼担心。

在这场罪恶的旋风中，真正的亮点是波利，一个瘦瘦小小的九岁男孩儿。他善良真诚，感情细腻，对父母的爱丝丝缕缕，牵人肺腑，奉命绑架他的歹徒出于未泯的良心善待他，甚至舍命救了他，他的回报是深深的依恋和感激。但他也极聪明，从不上当，不像他那头脑简单得竟要“与虎谋皮”的妈妈。作为画家的儿子，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天份，阳光下的海，夜色中的路，甚至山间囚室、看守他的歹徒，在他眼中笔下都呈现出丰富的艺术色彩。可就是这么一个象征着人类美好未来的孩子，在目瞪口呆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教育”之后，却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钱和枪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件东西了。”目睹死亡和死亡擦肩而过，磨钝了他对死亡的感觉，最后他甚至亲手制造了一次死亡，尽管死的是个坏人，而且又出于迫不得已，然而在故事结尾处，那个至高无上的总统用公开的谎言又给他上了一课，让他彻底糊涂了。人生刚刚开始，这一世将何以立足？暴力和欺骗在年青一代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果真是

不可缺少的吗？这的确耐人寻味。

政界与黑手党的密切联系是本书情节构成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堂堂政府大员，秉司法之剑，却与黑手党互为卵翼，合法非法浑然一家，手可以伸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去扼杀任何一个妨碍他的生灵，这却是官方一再褒扬的“我的50年来最好的司法部长”，连总统都予以默许。黑社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屡剿不灭，这硕鼠与肥猫之间似乎总有某种瓜葛，否则真不好解释。有趣的是，在本书的描写中，与司法部长的冷酷相比，黑手党头子和枪手反倒带更多的人情味儿，这却不知是写实还是写虚了。

本书作者还善于描写风景，不少地方让人有观画之感。意大利海滨的悬崖野树，夕阳下起伏的群山，月光下的树林，宁静壮美，其厚实凝重几似油画；罗马的阳光和游人，群山环绕的波西塔诺小城街市，又明快艳丽如风俗水彩。特别是景物与故事情节、人物情绪密切相关处，文笔更是细腻，如佩吉在深山夜色里向上帝祈祷，那辽远的星空、坚实的大地，与人物此时灵魂的净化和升华相互映衬，十分生动感人，称得上是情景交融。作为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书中有大量的动作场面，作者写来也是紧凑利落，颇有电影画面的效果。

说到底，译者只是中介，这篇小文不过是劳作之后有感而发，读者见仁见智，还要看作品。据说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原作是一杯葡萄酒，译过来应该仍旧是一杯葡萄酒呢，还是应该化成一杯中国人爱喝的茅台？回答不太一致，有的说应该是带茅台味儿的或者淡化了的葡萄酒，有的说应该是带葡萄酒味儿的茅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反正不能是一杯白开水。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本书第1~25章译者为于群，第26~54章为杨晓荣，第55~95章为李霞。

38岁的贾恩尼·加雷茨基第一次身穿并非租来的晚礼服，出现在城市艺术博物馆为他举行的盛大晚宴上。

高贵显赫、穿着优雅的男男女女向他微笑，他也回以微笑，虽然他几乎不认识他们。可在这一个节庆般的场合下，笑一笑是不会错的。就像他母亲常说的，微笑所需的肌肉比皱眉要少。当然，他母亲总是用那抒情的意大利语来说这些的，听上去顺耳得多。可意思却都一样。

在那一晚的种种献礼中，最精彩的要数贾恩尼早期部分作品的一个回顾展，以及他的最新作品《孤独》的首次公开展出。一位相当重要的评论家已经称赞过这幅作品是一幅令人魂牵梦萦的城市风景画，它体现了一种纯粹的、诗一般的想像力，因而贾恩尼如此名闻遐迩是理所当然的。

贾恩尼自己对这些胡吹乱捧倒不以为然。他记得再清楚不过，正是这同一位权威10年前把他赶跑的，说他是一个幼稚的糖果盒画家，他的作品中缺乏真正睿智的思想，所以不具备一个艺术家的实力。

专家们的评论，真是够了。

侍者又端给贾恩尼一杯饮料，他继续在人群中慢慢转悠着。早些时候，博物馆馆长坚持要将他介绍给每一位有可能为博物馆谋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人物，于是艺术家就和他们都一一握了手，并互相说笑了一番。现在，他只要在经过时笑一下就行了，以免他还得去听别人将他的名字“贾恩尼”错发成软绵绵的“吉奥尼”。

10点钟刚过一会儿的时候，他看见唐·卡洛·多纳蒂走进了大厅。

唐依旧是那样地气度非凡，他身材体格适中，穿着打扮无可挑剔，单单从那凸出的下颌和直挺挺的脊背，他就表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力量。

艺术家的目光越过多纳蒂，辨认出三个与他同来的人。他们年纪很轻，头发油光发亮，贾恩尼从未见过。和唐一样，他们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晚礼服。但他们并没有尾随他去来宾接待处，而是坐在进门处，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们的头儿漫不经心地走过大理石地面。

贾恩尼跑过去迎接唐。他当然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但那只是出于一种敬意和友好而已。他清楚多纳蒂交往甚广，事务繁忙，所以从未真的指望他来。而当他看到多纳蒂真的来了，知道他是绝少会让自己沉迷于这种奢华浪费、徒具形式的活动的时候，艺术家被感动了。

“唐·多纳蒂，”他说道，“你真让我感到荣幸。”

他们互相拥抱着，贾恩尼感觉到了唐的晚宴短装里强有力的背后肌。贾恩尼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多纳蒂，但每次面对他那似乎永不受侵蚀的青春和力量，还有那双大理石般熠熠闪光的黑眼睛，他总感到某种诧异。

多纳蒂亲了亲他的双颊。“是你让我感到荣幸，贾恩尼。你以为我会错过这样一个场合吗？”他大笑起来，“这种时候，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要叫人把我抬来的。”

“就算开玩笑也别这么说，教父。”

贾恩尼陪多纳蒂走到一张靠拐角的小桌边。我竟然如此轻易地又用上了这个称呼，他想。在过去的岁月中，约定俗成，大家都亲热地使用“教父”一词，作为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它几乎成了当时的风尚。他觉得不再像刚才那般孤单了。虽然父亲一直把贾恩

尼当作犹太人抚养,但至今他生命中的重要年代都是在母亲西西里式的清规戒律中度过的。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而最终他的父母都死于这样的清规戒律。

唐坐在桌边,掏出一副眼镜,用手绢擦擦干净,环视了一下室内华美的布置和装饰。然后他身子向前倾,特别留意起聚光灯下回顾展中的那些作品。

贾恩尼·加雷茨基也和唐一起揣摩着那些油画。

一点点、一片片的我。

不过,也挺奇怪的。是我画的吗?手法是那么地娴熟。开始是一张展开的空白画布,然后你添进一些颜色,疾速涂抹!一个新的世界。而它全都是你的。你想看见什么,你就看见了。你想让什么事情发生,它就发生了。真令人敬畏。有时他的画笔颤动不已,眼睛一片模糊,肠胃纠结缠绕。他觉得他是谁呢?上帝吗?如果不是上帝,起码也是个巫师。

多纳蒂点点头,好像他的头轻轻一动,就作出了他对所见一切事物的最终裁定。

“太糟糕了,贾恩尼。”

贾恩尼看着他。

“今晚他们不在你身边真是太糟糕了,”多纳蒂轻声说道。

艺术家不吭声。这没指名道姓的“他们”说的是他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很久以前,在他还不满17岁时,他的父母就被杀害了。而他的妻子特丽莎,则最近因患癌症去世。因此,今晚他感觉多半是受到了愚弄。

唐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无论什么事情,即使再好,如果没有你所爱的人与你分享,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侍者端来香槟,斟满了他们的酒杯。他俩谁都没吱声,直到侍者离开。

多纳蒂平静地凝视着艺术家。

“这种事是会发生的，贾恩尼。总有一天我们将失去生命中令我们欢欣鼓舞的那一部分。那时，就该有个朋友。所以我来了。”

贾恩尼接受了他的话。

总有一天，我们将失去生命中令我们欢欣鼓舞的那一部分。
没有比这说得再好的了。

那么特丽莎令他欢欣鼓舞了多久？17年？几乎是他有生之年的一半时光了。情绪低落时她令他振作，自视不如时她让他感觉良好，他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她就为之狂喜。

他的一个爱人。

他还会另有所爱吗？他表示怀疑。他知道，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消逝而去，甚至是悲伤痛苦。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他一无所知。此时此地，在这个特别的夜晚，贾恩尼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特丽莎的身影，那是他如护身符一般珍藏着的。他看见她金色的头发在枕头上捕捉到一缕晨光；她的嘴如此脆弱，以至不能承受生活给予的种种；她的鼻尖娇柔小巧，常让人想起什么东西在飞升；而她的眼睛大大的，亮亮的，那种颜色总令人惊讶不已。

接着他的思路慢慢转到了最可怕的部分，这一部分让他难以忍受，但就像一个他不敢丢弃的破旧遗物一样，他还抓着不放。这就是在她弥留之际，他同样能看见，她的头发揪成一团，她的血肉消耗殆尽，他的爱情之源从同一个枕头向上凝望着他，拼足气力想笑一笑。上帝帮帮她，如果她没能笑出来。

他的妻子有一种他从不能企及的描述事物的本领。那些夸张无度的话若从他或其他任何人口中说出，听上去都会显得傻乎乎的，可她说起来却好像是绝对地合适。比如她说，从岁月之初，他俩就为对方造就出来了，可不夸张噢……或者说，他的手是那样地触摸着她，让她透不过气来……

这些话都是从一个虔信宗教的女孩嘴里说出的，当她来到他身边时，她还没被任何别的男人碰过。

上帝当然很嫉妒，于是就把她带走了。
而她的一帮白痴医生不知原委，还说那是癌症。

约凌晨1点钟的时候，贾恩尼在他住的带有改装阁楼的大楼前付清了出租车费。

雾很浓，曼哈顿商业区的街道上行人寥寥，一片迷蒙，对索霍的居民来说，似乎黑夜本身就是一种公众灾难，所以为了躲开它，他们都明智地留在了屋中。当出租汽车开走时，一辆黑色轿车在街拐角掉了个头，停在了路边。

贾恩尼看见两个男人走下车来。他们都穿着晚礼服，他记得早些时候在博物馆里见过他们。

两人中个高的那个夹了一只公文包。他们朝他走来时，那人开了腔：“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加雷茨基先生。我是特工杰克逊，他是特工林德斯特罗姆。”

他们掏出皮夹，给贾恩尼看了看证件。艺术家借着路灯的光扫视了一下他们。

“我怎么了？在信上贴错邮票了？”

两人很有礼貌地笑了笑。贾恩尼觉得这种笑容正是联邦调查局学院的课程中教的。

“没什么大事儿，加雷茨基先生，”杰克逊说道，“我们能不能上楼去谈几分钟？”

贾恩尼站在那儿没动。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为什么在星期天凌晨1点钟来这儿？

接着他转过身，领他们进了大楼的门，又走进一间老式的铁电梯。随着沉闷的咣啷咣啷的声音，他们慢慢升了上去，贾恩尼觉得肺中的空气都被吸走了。仿佛他在密林深处睡得正香，醒过来却发现树林着了火。他在脑海中搜寻着各种可能的理由，结果却无一令他满意。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对自己说。可立刻便不再相信

这话了。他体内一个小小的、隐秘的角落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他等待这个时刻已经至少有 20 年了。

他们默默地站在里面，谁也没正眼看谁。这时，电梯在 10 楼咣当一声停了下来，他们走了出去。

他们面前只有一扇防火安全铁门，贾恩尼打开锁，把两人领进门槛，又撤亮了电灯。经过改装后的阁楼占据了整个大楼顶层，以前是一个男装制造商住的。阁楼有三个天窗，在顶头还有整整一面玻璃墙，朝向北方……那是作画的地方。贾恩尼的起居部分靠近进门处。另有几间房隔起来以作私用。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开阔通畅的。

艺术家和政府的警员们一道观察着，他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他看到的是早已印在他心里的而已。

两人站在客厅中央，很客气地等着主人告诉他们该坐哪儿。

贾恩尼朝沙发点了点头，又给自己找了一把直靠背椅。两名特工并排坐了下来。他们块头很大，使几张单人沙发拼成的超长沙发都显得很小说。

“我们只需要你回答几个问题，”那个叫杰克逊的人说道。他头顶已秃，面部光滑，双眼毫无表情。他把公文包搁在大腿上，毋庸置疑，他是两个人中级别较高的一个特工。“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让你上床睡觉。”

“什么样的问题？”

“有关你的一个老朋友。”

杰克逊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些文件，并在文件中摸索了一阵。

“我是在说维多里奥·巴塔利亚。”

贾恩尼坐在那儿，脸上不露声色。

“我们想知道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干什么？”

特工林德斯特罗姆第一次插嘴讲了话。“我们也不知详情，先生。我们的任务只是找到巴塔利亚先生。”

“干吗来找我？”

林德斯特罗姆有着一张长满粉刺的脸，在头顶上方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阴沉沉的。“因为当你们在一起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一直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他。”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长到 17 岁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这很难让人信服，”杰克逊说。

“可这是事实。”

贾恩尼看见两名特工互换了一下眼色，达成了某种默契。

林德斯特罗姆站起身来，朝画室尽头的玻璃墙走去。他站在那儿，注视着街对面一排黑魆魆的大厦。

特工杰克逊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在研究手中的那一叠文件，但贾恩尼很清楚，那些文件中没有什么他不是早就记在心里的。

“这里有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加雷茨基先生，”杰克逊说，“就在你和维多里奥·巴塔利亚忙活着过 17 岁的那一年，你们的父母双双被一个叫拉尔夫·库齐奥的黑帮杀手谋杀。你为了报仇，开枪打死了那个家伙。两天后，你用伪造的证件离开了美国，去了意大利，7 年后才回来。你当时用的是一把 0.38 毫米口径的手枪，我们至今还有那支枪和你的指纹为证。”

杰克逊顿了顿，向艺术家投去一个微妙之极、公事公办的笑容。

“你瞧，我们全部记录在案了，加雷茨基先生。对惩处杀人可没有什么宽容的法律。但是如果你在维多里奥·巴塔利亚这件小事情上合作一点的话，我敢保证关于库齐奥我们是能够找到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反正他本来就是个祸害。”

贾恩尼·加雷茨基体内什么地方开始发起抖来，就像是着了

凉。他不知道是否显露了出来。此时此刻，那两人可不能发现他心里有什么动静，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林德斯特罗姆从玻璃墙那边转了回来。“你觉得如何，加雷茨基先生？成交了吗？”

艺术家稳住自己，一动都不动。

“别傻了，”杰克逊说道，“你是一个有成就有名望的画家。你前程似锦，好日子还很长，何苦为了一个一文不值的流氓而把它断送掉呢？”

“就算我想告诉你巴塔利亚在哪儿也不行。因为我不知道。”

特工杰克逊叹了口气。“我想加雷茨基先生还不清楚我们对这件事有多关心。福兰克，你说是不是到了该让他知道的时候了？”

“是啊，”林德斯特罗姆站在贾恩尼身后说道，“我想是时候了。”

贾恩尼怎么也没想到会挨揍。拳头是从他的右肩过来的，打中了他的脸，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像是用手指节轻轻叩了一下，可整个效果却比一记重拳来得大。他被打垮了。他这才看清他对面的两人值多少钱——一钱不值。特工杰克逊仍旧坐在贾恩尼面前的沙发上揣测着他，仍旧不带什么特别的怨恨，他健壮结实，训练有素，穿着无可挑剔的夜礼服，空洞茫然的双眼让人一点都看不出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们再来一遍，”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最后一次看见维多里奥·巴塔利亚，或者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什么时候？”

“二……”贾恩尼的舌头慢慢蠕动着，几乎麻木不仁了，然后他又从头说起，“二十多年前。”

这一次拳头从他的左肩打了过来，还像第一次一样，是轻轻的一击，但分量有规律地加大了。这拳头告诉他，他这个人，还有他的皮肉不是碰不得的，这只不过才刚刚开了个头。他转而想到，这

些人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本来还不能肯定，直到他想起了多年以前他见过、听过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

“维多里奥·巴塔利亚在哪儿？”特工杰克逊平静而耐心地问道。他很会自我控制，有的是时间去做任何该做的事。

“我不……”贾恩尼摇着头，并试着准备好迎接下一个从右肩过来的拳头。

可这次没有什么拳头过来。但杰克逊却从枪套里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并装上了4英寸长的消音器。他把枪指向地面。对贾恩尼来说，目前消音器是最能说明两个人的最终企图的了。要不是这只是吓唬人，做做样子的？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加雷茨基先生，”杰克逊说，“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都得完成任务。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给大家都行个方便？”

“因为我不知道答案。”

杰克逊举起左轮手枪，直到它有意无意地对准了贾恩尼的胸口。“说实话吧，”他说，“我们给你看的那些证件都是假的。也就是说，你不用再指望我们能对你有什么仁慈之举。要不你开口说话，要不我开枪打你。”

贾恩尼坐在那儿，嘴里干巴巴的。“你真的要为这事儿杀我？”

“杀了你并不能告诉我们巴塔利亚在哪里。可几颗位置恰到好处子弹也许会让你想说点什么。”

他们对视着。

贾恩尼推测该是透露点什么的时候了。他了解以皮肉之苦相威胁的那种审讯。最终你还是得张口说话，哪怕是谎话。

“我能喝杯水吗？”他想再拖延一阵。杰克逊向林德斯特罗姆点点头，林德斯特罗姆走进厨房，端了一杯水回来。

贾恩尼用颤动不已的手将杯子端至唇边，那两人看着他喝水。

贾恩尼双手紧紧握住杯子，好让它停止晃动。“三个星期以

前。”

“在哪儿？”

艺术家又喝了一口水，咳嗽咳嗽，继续在拖延时间。

“在哪儿？”杰克逊又问了一遍。而就在几乎看不出他要作何举动之际，他突然抬起一条腿，踢飞了贾恩尼手中的玻璃杯。由于杯中还有水，所以它只在地板上滚了滚，并没有打碎。

“芝加哥。”

“芝加哥什么地方？”

“橡树公园。”

“地址？”

贾恩尼吸了口气。他盯着杰克逊的眼睛，看见里面自己已死的模样。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不会留下他这个活口而离开这里的。而我却永远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

“我不记得确切的……”艺术家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仿佛在记忆中搜寻着。

“地址？”杰克逊又说了一遍，听上去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贾恩尼慢慢摇了摇头，接着不停地摇了起来，好像突然成了一个老头儿，脑子里什么细节都跑光了。

“我要他的地址。”

杰克逊再次抬起了腿，不过这次是指向贾恩尼的腹股沟。

艺术家看见他的腿踢了过来，他在半空中抓住他的脚，猛地一拉，然后扭过来扭过去，直到杰克逊从沙发跌到地板上，贾恩尼扑到他身上，带着他来回翻滚，以防林德斯特罗姆掏出他的手枪，找准机会给他来一枪。

快夺枪，要不你就死定了，贾恩尼对自己说。

有那么一刻，他的内心宁静而悠然。他看着杰克逊，看见他那光滑的脸，那就像玻璃一样冰冷的蓝眼睛，他感到一阵疯狂的快乐，好像此刻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已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什么东西在他脑袋里炸开了。他瞥见一道鲜红的血流，就像地壳裂开了一道缝。随着一记震荡，他开始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但他并没有失去知觉，也没有松开杰克逊握枪的那只手。

继之而来的重击是一下接一下，又快又多，连续不断，贾恩尼数都数不过来，一会儿打在脸上，一会儿打在他脖子上，他被呛了一下，吞咽着血水，又吐得自己和杰克逊身上到处都是。他现在知道了，林德斯特罗姆正用一根裹了皮的铅棍揍他，而且还舞弄得恰到好处。因为他既能给人以必要的伤害，又不至于敲裂他的头骨或使他毙命。而且由此而带给贾恩尼的震荡和疼痛使他开始看不见光亮，被淹没在了人类所有肮脏的汁液中。

接着愤怒在贾恩尼身上占了上风。他带着满头满脑的鲜血，使劲咬住了杰克逊的手腕，都碰到了他的骨头，直到这个冒充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大叫起来，丢掉了手中的枪。

贾恩尼一把夺过枪，翻滚了几下，躲开林德斯特罗姆连续不断的棍击，然后扣响了扳机。只听消音器轻轻“唵——”地一声，子弹便像是被吸进了杰克逊的脸，让他就此作了古。

贾恩尼迅速回过身。

林德斯特罗姆丢掉了警棍，正在枪套里摸手枪，但枪被他晚礼服的衬里勾住了。他那张满是粉刺的脸突然显得惊恐万分。贾恩尼见了也吓坏了。他吞咽了一下，尝了尝自己的血，然后开了两枪。

林德斯特罗姆向后倒了下去，两朵猩红的花蕾开放在他的白衬衫上。他一倒在地板上，便再也没有动弹。

贾恩尼躺在那里。

他在刺鼻的火药味中呼吸着，让愤怒排出他的身体。

恶心，病痛，留了下来。